

跨世纪文丛

6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吉庆里

殷慧芬
著



KUASHIJI
WENCONG

吉庆里

殷慧芬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庆里/殷惠芬著

(跨世纪文丛; 第 6 辑/陈骏涛主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54-1864-3

I. 吉…

I. 殷…

Ⅱ.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465 号

责任编辑: 陈辉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王祥林

责任印制: 周铁衡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85443721 传真: 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 @ public. wh. hb. cn 传真: 85443862

印刷: 湖北毕昇印刷总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8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354-1864-3/I · 1436 定价: 15.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跨世纪文丛》编委会

顾 问：王 蒙 洁 泯 谢 冕 田中全
策 划：周季胜 陈辉平
主 编：陈骏涛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殷慧芬,女,1949年出生于上海,1968年进工厂当工人、宣传干事。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7年加入上海作家协会,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迄今已发表和出版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等5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苦叶》、《苦屋》、《苦缘》、《汽车城》,中短篇小说集《欲望的舞蹈》、《纪念》、《屋檐下的河流》,散文集《门栅情思》。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迹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

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3)
吉庆里·····	(1)
欢乐·····	(55)
焱玉·····	(105)
纪念·····	(154)
屋檐下的河流·····	(196)
仇澜·····	(267)
欲望的舞蹈·····	(316)
厂医梅芳·····	(346)
跋:倾诉与聆听·····	张 英(377)
附录:殷慧芬主要作品目录·····	(388)

吉庆里

出租车不肯进去,司机对小雨说弄堂太窄,车进出不方便,除非是新娘可以例外。这是行规。任言就很放肆地对司机说,你怎么知道她不是新娘?言下之意他就是新郎了。小雨不好意思地说任言,去去,就跳下了车。

小雨在搬家,搬到叫吉庆里的上海弄堂房子里。男朋友任言替小雨提着行李,任劳任怨的样子。小雨从小在上海的新村房子里长大,她清秀文雅,大方活泼,十分讨人喜欢。但不知为什么,出差在外,总有人说她不像上海人。

“不像,不像。”那些内地城市里的朋友虽然说不出究竟差别在哪里,但是他们一口咬定小雨不像上海姑娘。他们这样说也许还出于一种善意的好感,因为上海人在内地的声誉显然并不十分美好。但是小雨是个热爱故乡的女孩,小雨因此而十分羡慕那些上海弄堂里的小姑娘,她们聪明细致、温柔骄傲,举手投足充满自信。也许她们的身上才积淀着上海滩的百年风韵和市民文化的底蕴吧?夏天的时候,经过弄堂,看到弄堂里进进出出的漂亮姑娘,小雨觉得她们是这个城市最神秘的精灵。

这次办公室里的同事,其老婆在单位里神通广大,居然无偿增派分得一间弄堂里的房间,空闲着要出租,小雨近水楼台以每

月三百元的房价租了来，她想做弄堂女孩的愿望实现了。

“听说这里横竖都轮不着拆迁。这里将是上海本世纪最后的弄堂了。”任言抬头看着弄堂口的石门楣上雕着的吉庆里三个大字和吉祥花纹。

“那我就是历史的见证人了。”小雨也抬头看门楣。门楣上刻着‘1897年奠基’这么说来，吉庆里有一百多年了？在百年沧桑的弄堂里，游荡着多少过去的幽灵？

“这是红番区，回头还来得及。”任言看着深深的、窄窄的弄堂，提醒小雨。弄堂里的天空横着一根根竹竿，竹竿上是各色洗涤好的衣服，甚至还有尿布，湿湿的，像老人沮丧的脸庞。

“我好不容易借来的房子。我以后就是上海弄堂小姑娘了。再差，也比你强。和父母挤在一起，没出息。”小雨说任言，又兴奋地吸了一口气。她刚才看到门楣上刻着的1897年的字样，心里就对吉庆里有了丰富的想象。

“上海弄堂小姑娘有什么好？她们把弄堂当成自己家里的客厅，穿着睡衣在弄堂走来走去，头发乱蓬蓬的，随随便便就咯咯痴笑。还喜欢凑成一撮堆，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惹事生非。”任言不以为然。

“你自己就是在弄堂里长大的，你现在住在新房子里就忘记弄堂了？你再烦，我不要吃你帮我了。”小雨推了推任言的胳膊，笑嘻嘻的自管自地走在前面，

“弄堂里五花八门的，诈骗犯、吸毒女都有，小心有你后悔哭的时候。”任言恨恨地跟在后面走。

任言的家在新开发的梅枕小区，是三室两厅。任言的父母就任言一个孩子，他们和任言的意思都希望小雨能住到三室两厅里面去。任言的前任女友就在那房子里住过长长的两年。任言和前任女友崩了以后，会过好几个女孩，都是不了了之直到小

雨出现。可是小雨把女孩的最后防线守得严严的，现在好，居然还独自住到石库门老房子里去，任言怎能不恨？

“你怎么比我老妈还唠叨？其实我老妈最担心的就是你，担心你对我心术不正、图谋不轨。”小雨不耐烦地回头说任言。

“我要有图谋不轨的手段就好了，就千方百计地把你生米煮成熟饭。”任言哭笑不得地说着。

“你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不结婚，你别做梦。”小雨笑着，又转过身亲热地挽起任言的胳膊。这是上海女孩的特点，对男朋友又温柔又蛮横，常常让男孩子无可奈何又喜不自禁。

“当心我想入非非。”任言有点色情的表情。

“你是不是在求婚？可惜你太年轻，现在流行的是中年成功男士。所以你必须耐心等待。”小雨调皮地刮了一下任言的鼻子。

弄堂里有一家门口挤着很多人，好像是有人在吵相骂。小雨就挤上前去看。任言无奈地站在后面，他对这种家长里短的无聊事不感兴趣。

“你这个狗卵子，你敢叫我签两金合同？我老婆已经死了，我反正无所谓了，什么都做得出来，杀人、放火，震动上海滩的事我都敢做出来！”一个矮矮的男人指着站着的男人破口大骂。那个站在门口的男人，年龄不大，嘴巴上生有热疮，他一点也不示弱，挥着拳头骂得更凶。”

“我不怕。你现在就来摆平我！你来！我不像那些效益好的厂长要请保镖、买人身保险，我无所谓！我哪里要当这个短命厂长？你看我住的房子，15平方米，连老婆也看不起我，我算什么狗屁厂长！银行、法院都盯着我要债，我天天升虚火，嘴巴生疮。这副烂摊子谁肯来接手，我喊谁阿爸！”这个厂长解开衣扣，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矮个子男人倒也没辙了。”

“你是秦始皇、法西斯！我不管，我就坐在你家门口，我回去也是没饭吃，我女儿还要读书……”矮个子男人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时就有几个好心人上去劝阻他，拉扯他。”

“你一个男人，年纪还轻，到劳务市场去找找看呀。再没办法，你可以去卖盒饭、做钟点工，天无绝人之路么，你盯着厂长有什么用，他只有一个人。”

“厂里现在一分钱也没有，只有地皮一块，又是国有资产，我不好动的。电话局还要来拔电话线呢。我每天看《人才市场报》，求爷爷告奶奶到处联络讨饭，鞋子都跑穿了，有什么办法？好不容易有一个就业名额，几百个人我分给谁？他有这个精神去坐劳务市场，也比坐在我这里强。”嘴上生热疮的厂长看见有人帮他，就对聚在另一边的人说起自己的苦衷了。

小雨听到身边有个中年女人非常详细地和邻居解释，什么叫两金合同，就是下岗人员和单位签订《保留劳动关系协议》，自谋出路。单位保障其签约期内的两金（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但是停发下岗补贴，说穿了就是失业。

“我也签了两金合同。找工作？哪有这么容易的！我还有四年才可以办退休手续，我现在一天一天挨日子，人家吃肉我吃咸菜。幸好我小孩已经工作了。”那女人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慨，又站了一会就先走开了。

“你看，弄堂里就是这样乱哄哄的。我小的时候住在弄堂里，那时候家庭妇女多，吵相骂一个比一个厉害。”任言来拉小雨，乘机诋毁弄堂的名声。

“但愿我们不要人到中年也被社会淘汰。你看过《网络化生存》吗？将来人的生存方式都要改变了。”小雨跟着任言离开了人群，但没有搭任言的腔。

小雨的新家是12号的亭子间。亭子间是上海弄堂房子里

比较差劲的房子，它朝向不好，又小，且在一楼和二楼之间，亭子间的下面是几家合用的灶披间（厨房），夏天的黄昏，下面热气腾腾，窗外西晒的太阳又像火炉烤着亭子间的墙。

“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亭子间的日子是很难挨的。”任言打量着小雨的住处，小小亭子间里装了一个窗式空调。房间里还有一只老式五斗橱，一些简单的桌椅。

“家具是同事的，现在借给我了。你知道吗？上海亭子间很有名气的。中国有很多出名的大文豪在落魄的时候都住过上海的亭子间，你没听说亭子间是作家的摇篮吗？不过我不要做作家，我觉得现在的作家很虚伪。”小雨把自己的行李打开，放进五斗橱的抽屉里。”

“我看你就是作家，老是要‘作’的上海小姑娘。”

“我哪里‘作’了？你没碰到过作天作地的上海小姑娘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小雨把手指点到任言的额头上。

“好，我生在福中，生在福中！下次我把电脑搬到你这里来。放在你这里，以后来看你，就好白相了。”任言鸡啄米似地讨好听。小雨朝任言白眼睛。任言读大学时有过把宿舍折腾成电脑游戏房的劣迹。

“你休想把我的亭子间变成游戏房！”小雨故意凶巴巴地警告任言。

“我教你上网。”任言赶紧补充说，又讨好地搂着小雨要亲嘴。

有人在门口探头张望。叫了声“小姐”。小雨挣脱任言。

叫“小姐”的是住在前楼（二楼）的张家姆妈，以前看房子的時候见过面的。从一开始就这样叫小雨。

“小姐，搬来了？怪不得我房间里的蜘蛛结网了，新房客来了。我下去烧饭。我儿子是开饭店的，这些调料都是他送我的。

你要帮忙吗？这位是……”张家姆妈手里的提篮里是瓶瓶罐罐的东西，她客气地打量着任言。

“噢，是我的朋友，来帮忙的。”小雨赶忙回答。

“对对，小青年么。”张家姆妈文不对题地应了一句，很知情知趣地笑了笑，就下楼去了。小雨觉得张家姆妈的一笑里充满了太多的内容。但是被张家姆妈那么一笑，小雨的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勾了起来，蠢蠢欲动。

“你看，住在弄堂里就是这样，没有隐私的。而且，弄堂里的老太特别精，看什么都一目了然。把门关起来。”任言对小雨抱怨说。

“我不关。人家以为我们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你大方一点么。动手动脚做甚？你这样子，所以我老妈不放心。”小雨说着却主动去搂任言的脸。亲他。

“噢，你怎么自己动手动脚？女人真是反复无常。”任言闪开脸，和小雨说话。

“不许说女人！我就动手动脚。你不喜欢？”小雨最讨厌“女人”这个词。她觉得女人应该是指那些已婚的女性、或者是30岁以上的老姑娘。

“男追女，隔堵墙，女追男，隔层纸。我大大地欢迎你，多多益善。来吧。”任言索性仰起脸凑近小雨，死皮赖脸的样子。

“老脸皮！”小雨简直笑不动。

两人就边笑边亲。正闹着，小雨一转脸，发现对面的窗竟有人在看，就放了手，忍不住笑起来。

“哎，你说张家姆妈下去烧饭，拿着那么多瓶瓶罐罐干什么？”小雨忽然想起什么，问。

“这里灶披间是合用的，张家姆妈肯定生怕有人偷油、贪便宜，就每天拿上拿下，不厌其烦，自己东西当宝贝。弄堂里的人

就是这样。你住在这里和人相处，不要太随便噢。”任言提醒小雨。

“你和儿子打过电话吗？下个月你过生日，他也不意思意思？送个一千两千来？”楼下灶披间里传出一个老男人的声音，像是开玩笑。小雨后来知道这是张家姆妈的男人。

“你财迷心窍！去提醒他们过生日，我敲竹杠呀？现在只有孙子吃阿爹，没有儿子敬爷娘的。”张家姆妈的声音。

“这是什么话？我明天就搬到他那里去过，看他敢不端汤来孝敬我！”男人拔直喉咙生气的样子。

“好了好了，你也是嘴硬骨头酥，儿子是你宠坏的。明年你过七十岁生日通知他们送礼，我就算了。”张家姆妈提了个折衷的建议，那个老男人的声音才嘀咕着低了下去。

“你在这里可以天天听壁角了。不出钞票听白戏。”任言看小雨好奇地听下面的人说话，就特意去把门再敞开些。

“你自己！”小雨没好气地推了任言一把，任言没站稳，跌倒在小雨水壶上，水壶一翻倒了，水流了一地。

“小姐，上面是什么天落水？滴在我洗好的青菜里了？”张家姆妈在楼下着急地不客气地叫了起来。任言和小雨面面相觑。

小雨洗了发，坐在任言的对面。

“亲爱的，我就喜欢你洗发后的样子。”任言深情地看着小雨说。任言和前女友曾经同居了两年，因此任言身上有一种成熟男人的气息，也许正是这样的气息吸引了小雨。

这时候有一只蚊子飞了进来，在小雨和任言之间来回骚扰。小雨就要任言想法拍死这只不速之客。

“现在这时候，只有老房子才会有蚊子。”任言抱怨地东扑西扑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这只可恶的蚊子剿灭了。